

## 往事悠悠

─ 朱振娟

## 老街深处

那天走在径游老街上,突然有种莫名的亲切感:两边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木质的窗户雕着精致的花纹,半开的门里突然走出来一位穿青布衣裳的老人,麻利地支起他的修理铺。这一街景对我来说太熟悉了,已融入我的生命里,因为我来自另一个江南古镇——西兴。

和西兴老街一样,径游老街是当时商业运输中的“活水码头”,“民国”时期,每天有一班航船与临浦来回,万安桥头夜航船每晚与杭州南星桥对开。因交通发达昔日游船甚多,故名“径游”。

径游老街位于浦阳江畔,凰桐江以东,历来是萧山南片的商品集散地。如今的老街早已不复往昔的繁华,但老街由于保护得当,依然可以从一扇扇雕花小窗和一排排木门里看出萧山十大古镇的昔日风采。

老汤开五金店已有三十年了,他的五金店是从父亲手里的打铁铺传下来的,因为后来做手工铁桶、铁壶、铁锄的人少了,老汤就做起了五金生意。他的五金产品经过多年来的积累,基本上是别处买不到淘不来的东西到他这里都有,因此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

径游老街上的又一亮点,就是“老蒋面馆”,这个面馆藏在径游老街的弄堂深处,但老蒋的面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听说光铁杆粉丝就有一大筐,他们都是来自杭州、绍兴、诸暨次坞的吃货们。这些铁杆粉丝为了吃上一碗料足而美味的片儿川,足足要奔波半天。

老蒋以前在萧山一早餐店烧过面,那时他烧的面已经远近闻名,特别是原杭二棉厂北竹桥头一带。后来回老家后在自家房子里开了一家面馆,结果这一烧可不得了,烧出了一片新天地。

老蒋的片儿川,笋片、肉片、倒笃菜和蘑菇一样都不少,倒笃菜是自己做的,笋也是到楼塔或云石的山上去挖,自己晒。那个时代纯朴的民风宛如老街深处一块块青石板上江南的行歌,每一份跳跃都是家乡的味道。

今天的径游,自然环境优美,人文气息浓厚。径游中心小学、径游文化交流中心都坐落在老街周围。村子外围河道纵横,鸡犬相闻,农户们大力开展珍珠养殖,精养水产。一个崭新的径游在老街深处像老蒋的面香一样飘到外面的世界,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 凡人脸谱

─ 余观祥

# 扫盲老师

1978年,我高中毕业回家务农,大队老支书把我当作文化人,推荐给团支部。在团支部改选中,把我列入委员,后任团支部副书记。

当年,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扫盲运动,我们大队研究后把办夜校的任务交给团支部全权负责。团支部接到任务后,立即作了周密部署。首先进行宣传发动,凡16至50周岁之间,没有上过学的社员,或上过3年以下初小的,进扫盲班学习;读过4年级以上,6年级以下小学的,进提高班学习。原已读过初中的,原则上不报名。

根据报名情况,决定办两个班,一个是扫盲班,另一个是提高班。接下去,我们紧锣密鼓地进行老师聘用,教室借用,教材教具添置等。后经团支部决定,夜校老师,由我和我同一届高中毕业,本大队的高姓同学担任。教室向大队小学借用,就是白天由大队小学使用,晚上由夜校使用。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们如期进行了开班仪式。我教扫盲班,同学教提高班。扫盲班的学员年龄参差不齐,文化基础相差悬殊,年纪轻的十七八岁,大的四十出头,但以三十来岁的女学员居多。

教夜书期间,照明用电极不稳定,教室里的60瓦电灯,在晚上8点前用电高峰时期,常常发出一种黄色的光线,时而亮堂时而幽暗。幽暗时,所写的板书,根本不能看清。当年不仅电压不稳定,还毫无征兆地断电。为保证夜校开课,稳定夜校学员,我们向大队申请,购买了两盏汽油灯,供停电时应急使用。

夜校的教材,是县里统一配发的,扫盲班的课程,主要是教社员识字、写字,识的字大多是农业生产上的常用字,如“土、水、禾、田、苗”等,待到识字多了,会写的字也多了,开始教组词和造句。提高班根据课程安排,先教一些生字和词语,再教一些短小的课文,《新安江水库》《农业学大寨》《农业科技知识》等,都是教材中的主要内容。

扫盲班中,有的社员很是吃苦,尽管读了忘,忘了读,她们还是坚持天天来上学。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那昏暗的电灯下,映着那一张张朴实的脸庞,极度艰难地跟随我所教的每一个字,粗糙硕大的手,紧握着不足三寸的铅笔,吃力地在本子上一笔一捺地写。有个别还带着吃奶的小孩,一手抱着小孩,一手握着纤细的笔,认真、艰难地在写,有些结构复杂一点的字,似乎是用笔在“画”。

有位十九芳龄的女学员,听说大队要办夜校了,第一时间报了名。她学习很是勤奋,也很讲究学习方法,不认识的字或容易忘记的字,用粗笔写成“字片”,粘贴在农器具上,她把“奋斗”二字,贴在奋斗上,“锄头”二字,贴在锄头上……她的这一招,对识字、记字,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在夜校里做了推广,很多社员纷纷效仿……

## 下饭菜

─ 孙道荣

人最后还是会让上一盆白米饭。这时候,就会有人喊服务员,来点下饭菜吧。少顷,服务员端来了一小碟腐乳,或者一碟咸菜,这就是下饭菜,白送的。桌上剩的菜,多着呢,大鱼大肉,都有,但是,没有什么菜比这碟腐乳或咸菜,更下饭。

你去小饭店吃饭,老板问你吃点什么?你说,随便。这就不好办,什么叫随便啊,怎样才随便啊,没个谱。你说,弄两个下饭菜吧。这就说明明白白了,也好办了,不用你细点,老板自会知道,什么是下饭菜,而给你做的,一般也八九不离十地对你胃口。不是老板有什么高明之处,而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下饭菜,就那么几样,不高贵,也不难做,却百吃不厌。你能下饭,我能下饭,他也能下饭。

一般来说,下饭菜,偏咸一点,或者偏辣一点,口味偏重。却不在乎是什么菜,不需要高大上,未必要珍稀,日常就好,也不怎么讲究烹饪之法,

### 人间真情

时光流逝,不经意间又到了暮春时节。在这个落花风雨的黄昏,独自仁立在窗前;沙沙打叶声夹杂阵阵蛙鸣,轻叩着我的心扉,让我平添几分伤感。屈指一算,云妹与我们别离已经277个日夜。我感念她“来如飞花散似烟”的短短47个春秋。多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她的一颦一笑,恍惚如昨天,在我脑海里不断闪现。想着,想着,思绪又把我带回到了从前……

认识云妹,是在多年以前。1986年,高考落榜的我带着梦想来到县城的补习班补习。通过熟人介绍,我暂时寄宿到他城郊的亲戚家里。这是一个经济条件很一般的家庭。叔叔在砖瓦厂上班,阿姨做些手工活补贴家用。家里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男孩上初中,女孩上小学。这个小女孩就是云妹,当年她才12岁,梳着一对麻花辫子,模样俊俏,轻声细语的。放学回家,她总是懂事地帮着妈妈做手工。虽然我们非亲非故,但叔叔阿姨待我如自己的家人,他们非但不肯收取我的食宿费用,还想方设法为我增补营养。后来,“不识字”的我,又把同样在补习班学习,遭

## 闲坐烹茗

一个原先基本不开车的人,因一机缘巧合之后每天单趟正常通勤时间变为一个小时,可想而知,每天总会遇到各种状况。

而所谓的堵车不堵车,除了喝电台的循环鸡汤时能左耳进右耳出,往往也是被抛在脑后的,因为一开始根本没有心思进行自我暗示。顺畅时候自然想着哪个道开得更快捷,找准时机顺利超过前方那些开得漫不经心的车辆,而拥堵时候自然伸着头往前望,看看车道是否有情况,有没有必要换个车道。但对于当下拥堵的现状在也毫

## 背包揽胜

踱步于极微细极柔软的叶海中,感受着风的袭击,冬天的风是有凉意的,甚至这个冷冬还更刺骨,然而心中有暖阳,便觉“吹面不寒杨柳风”了。怀着对自然的敬重、生命的热爱,去凝眸一红的开放、一绿的新嫩,轻抚那不用钱买的清风阳光。心也空灵,梦也空灵,诗意不知不觉驻于心头。

登泰山有“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游西湖有“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美丽,当你痴迷于巍峨的雪山之巅,眷顾于险要的海藏咽喉时,其实,此地,也是一幅瑶琳仙境的美卷。我很享用我身边的“御花园”——桃北新村。东边是浦阳江,可于江堤上散步看水;西边是高高的山,可爬山赏景;村里偶尔可看到悠闲的鸡,打着鸣唱着歌东摇西晃;村里还有

遇困难的阿敏介绍到他们家;再后来,阿敏又把同村的阿彪同学介绍了进来。阿姨和叔叔虽然识字不多,但非常淳朴善良。他们知道农村孩子读书考学的不易,竟然在接纳他俩的同时,也同样不肯收取任何费用。就这样,我们三个出生农村的“穷书生”,占用了他们家的一楼,他们自己则挤在二楼的一个狭小空间里,勉强起居。

感动之余,我们都觉得只有更加努力,才不辜负他们一家对我们的关爱与期望。每当夜深人静,学习累了,我们一头扎进旁边的小河,洗个澡,清醒一下头脑;有时候也会跟他家男孩一起在小河边钓鱼,放松一下精神。但每次被叔叔看到,他总会告诫我们不要浪费时间,要好好学功课,才对得起自己的父母。最后,我们三个通过不懈拼搏,互相帮助,分别考取了法律、建筑、工商院校,跳出了所谓的“农门”。

随着年岁的增长,云妹和她哥也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姑娘与高个小伙。只是本来成绩不错的云妹,三中毕业后,不知何故没有继续深造便参加了工作。再后来,我们分别在城里组建了各

自的小家庭。值得欣喜的是,云妹在与阿彪的不断接触中,互生情愫,结成了夫妻。三十多年来,我们早已把彼此当作了亲人。每年的春节,我们总会带着各自的另一半及孩子到叔叔阿姨的家中共聚共叙。这种感觉犹如回到自己的老家一样舒坦、自在。

前些年,得知云妹得了慢性肝病,每次相遇,我们总会提醒她不能劳累,要多保养身体。可她总是笑笑说自己在吃抗病毒的药,不会有多大事。没想到,两年前病情开始恶化,她的丈夫(阿彪老弟)不得不放弃项目经理每年几十万元的高薪,全程陪护她去大医院看病,照顾她的生活。但是,病魔最终还是无情地夺走了她的生命。

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我又一次去医院探望她。只见她痛苦地蜷曲在床上,病魔已经把她折磨得如纸片一样瘦弱不堪。尽管自己如此境况,她还是问我中饭吃了没有,还叮嘱阿彪去打饭给我吃。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心里永远装着别人,处处为他人着想,所以无论走到哪儿她的人缘都特别好。我劝她不要放弃治疗,要坚持住。她吃力地对我

路。所谓的事后诸葛亮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前方拥堵,通行时间大约需要8分钟,但您依旧行驶在最佳路线上……”开车路上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语时,瞬间给了我莫名的释然感,仅仅是一句导航的语音,就让我这个焦灼如蚁的通勤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呼吸之间感觉自己的川字眉都得到些许舒展,心中悄悄燃起了明媚之情,何必如此不堪,又是患得患失又是唉声叹气还左顾右盼,也是这句话让我想到了自渡。三毛曾说,心之何如,有似万丈迷雾。

忠诚的看门狗,对着陌生人狂吠,追着同伴吵闹;房前屋后花果飘香,鸟儿啼鸣;村庄里还有那些邻里,虽没有了以往男人牵着牛下地耕种,女人缝缝补补,在树底下家家长里短的淳朴场景,但依旧不变的是街坊邻居的友爱互助,我家门口经常有未留名姓的邻居送来的蔬菜。正是这样的村民,他们扛着锄头,春种秋收,撬动日月,把岁月过得“软红香土”般红火。

三月,漫步浦阳江畔,听江水静流,赏春意盎然两岸,升腾“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感怀。“在那蹉跎的掩盖下,我发现了我”,一个笨拙的身影,闲庭信步抑或奔跑锻炼。醉美季节,静下心来,对待岁月奉献一份真诚。洗净繁华的喧嚣和引擎盖上的油腻。美不美,家乡最

美。我从来不说人生是孤寂的,繁华三千世界,我们都在互相妆点,看似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其实都是美丽的风景,过了一半人生的人应该对生活更有感悟,一切随好。

……生活太丰富,弹指刹那,且行且珍惜。每次出去游玩,“一本”不离手,因为阅读是最美的姿态,装装样子都是好的。醉山,醉水,醉了云彩。一长流水,三分青山。天蓝云白,撒播情愫。一脸股桃的颊红,影清水溢,横斜着朝霞,延绵着岁月。一川白,一溜青,一行留住绝色的人们。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人越是想到这点,就越是感到

说,自己很清楚这个病,也已经看淡了生死,该交代的事也都交代了,并嘱咐我们今后兄弟姐妹之间要更亲密相处。我知道讲这些话的时候,她的内心有多么的不舍、酸楚与无奈。

云妹走了,听说走的时候很安详。这个我们从小看着她长大的小妹;这个在我困难时候,拿出积蓄帮我渡过难关的小妹;这个在我女儿考取重点大学,比谁都开心,忙着帮她挑选专业的小妹;这个在我情感遇到困惑的时候,总是慢条斯理地开导我的小妹;这个最爱唱《女人花》的小妹;这个最爱吃山核桃的小妹,她带着丁香般的愁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再也不会回来了。每每想起她,我的心里总会隐隐作痛。

一段时间,我总是想不通一个道理。为什么这样善良的家庭,这么善解人意的好人,反而遭受如此厄运?现在我明白了。如果说坏人的早死,是阎王爷催命让他早下地狱,那么善良如云妹这样的好人的早逝,一定是上帝另有重用,接她去做了天使。我相信云妹肯定化作了一朵彩云,飘向了美丽的天堂;她沐浴着爱的光芒,在那儿没有痛苦,只有欢喜。

─ 任萍

## 坦途在我心中

津,遥亘千里,其中并无舟子可渡人,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开车在路上,堵或者不堵,都得由我去面对,一路畅通,那自然是求之不得,但倘若堵点频现,也得坦然面对,譬如既然领教了周一的早高峰,那么下周一早点出门,成全自己的方法在自身,通勤路程不会缩短,沿途车辆更由不得自己,唯有自己摆正心态。

如此说来开车在路上,确实有种“自我悟道”的味道,开车的道路有长有短,而悟道的深浅就在自身了,与其希冀一路坦途,不如控制好己的内心。

─ 王杏芳

## 身边的“御花园”

不可逆转的荒凉。不用理会不可逆转的荒凉,尽心过好生活的每一天。

然后,对自己一个微笑,忘却尘世浮染,对天真烂漫一个欣赏……生活本来就不应该凝滞于一些纷纷扰扰中。

翻好大羽绒被,迎接大寒。明年三月,再回浦阳江畔,风景会更好吗?

我愿做生活中如书的小女人,字里行间都是人生。燃烧着我所有的生命和思想,我不是音乐人,我时刻让生活的每一次经验都融化成一个个鲜活的跳动的音符;我不是画家,我时刻在为自己画像。我热爱生命也热爱生活,我要把生活的每一滴都凝聚成一颗颗宝贵的璀璨。感恩生活中的每一个彼此——那花、那树、那人……用最柔软和温存去感悟。